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马丁·伊登



大众文艺出版社

马丁·伊登

〔美〕杰克·伦敦 著
张雪梅 徐庆明等 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丁·伊登 / (美) 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著; 张雪梅等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 马… II. ①杰…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154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51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第 一 章

那人用钥匙打开前门，走了进去，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此人笨拙地摘下帽子。他身穿粗制的衣服，浑身散发着海水的气味，很显然与他身处的这间宽敞的大厅完全不相配。他不知该怎么处置自己的帽子。当他费力地把帽子往口袋里塞时，那人从他手中接过他的帽子，这一举动默无声息，也很自然，这位拘谨不安的年轻人很是感激。“他知道我紧张，”他心里想，“他会照顾我的。”

他走在那人的身后，双肩前后摆动，两腿大大咧咧地甩着步子，一摇一摆，好像这平整的地板会随着海水的翻腾起伏一会儿向上涌，一会儿向下落。他摇摆的步伐令这宽大的房间显得很狭窄。他呢，很害怕自己宽阔的双肩会碰到门廊或把低壁炉台上的小摆设带下来。他畏畏缩缩地穿行在各种物体之间，不时地东闪西躲，令实际上只存在于他心中的紧张感又凭添了许多。在一架很大的钢琴和一张堆着高高的书的圆桌中间有些空地方，五六个人足以并肩走过，然而他仍是小心翼翼地穿过去。他粗壮的双臂松松垮垮地垂在身体的两侧。他不知怎么放置他的胳膊和手，激动之下他的手刚要摸到桌子上的那些书时，他像受惊的马儿猛地向旁边闪去，

差一点带倒那张摆在钢琴前的凳子。看着走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从容优雅的姿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走路的姿态与别人不同。霎时间，他为自己的笨拙相感到一阵羞愧，细珠般的汗水从他额头上透出。他停下来，用手帕擦了擦他紫铜色的面孔。

“等等，阿瑟，我的伙计。”他一边说道，一边试图用滑稽的腔调来掩饰不安，“让我一下子这样见你的家人，对我来说太突然了。给我个机会让我定定神哪。你知道我原本不想来的，我猜你家里的人不一定急着想见我的。”

“没关系，”阿瑟的回答给他一些安慰，“你一定不要被我们吓住了，我们只不过是普通的人家。噢，这儿有一封我的信。”

阿瑟返身走到桌旁，拆开信封，开始看信，给这个陌生人一个镇定自己的机会。这个陌生人理解也很感激这一番好意，他天生具有同情心，善于理解别人，在他惊慌的外表里，他感受到了别人的良苦用心。他擦干额头上的汗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竭力不在脸上流露出来。但他向四周打量时，眼里那种野兽惧怕圈套的神色依然使自己的惊慌暴露无遗。他被陌生的环境所包围，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也不知自己该怎么做，心中充满焦虑，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很粗笨，生怕他的品性和能力也是如此不济。他非常敏感，不可救药地感到自惭形秽。阿瑟轻松地从信纸上方投来好笑的一瞥，就像一把匕首扎到他的心里，他顿时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他看到这一瞥，但没有任何表情，因为他所学的五花八门的知识告诫他，要他约束自己，同时那如匕刺的感觉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后悔自己不该来，但同时也下定决心：既来之，则安之。他硬板起面孔，双眼放射出好战的光芒，装出一副更漠然的样子向四下看看，他眼光极其敏

锐，整个房间华丽装饰的每一个细节都印入他的大脑，他双眼圆睁，什么都逃不过他的视线。当他饱览眼前的美景时，那凶狠的眼神不见了，一种温柔的目光油然而生。他对美容易回应，这儿就有美让他感受。

一幅油画吸引了他，令他驻足。一股巨大的、雷鸣般呼啸的浪涛冲击着一块突兀的岩石，四周浪花飞溅，低沉的天空挂着黑压压、浓厚的阴云，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在惊涛骇浪之外，一只领航船船帆高挂，船身倾斜，甲板上的一切清晰可见，在落日的余辉中、在风雨将至的背景中逆风疾驶。这幅画真美，他不可抗拒地被吸引、打动了。他忘掉了自己笨拙的步态，向那幅油画走去，愈走愈近。美从画布上消逝了。他满脸疑惑，瞪了瞪那一团团看似涂鸦的颜料，走开了。即刻，那美又闪现了。“一幅诡计多端的画。”他在心里嘀咕，当他走过时，他纷繁交加的感受中又涌起了激愤：竟然牺牲这么多美来玩一个把戏。他不了解油画，他是看着彩石印画和平版印刷画长大的，这些画无论从近从远看，都是线条分明，轮廓清晰。不错，他也曾见过油画，那只是在商店的橱窗里，商店橱窗的玻璃使他急切的双眼无法靠得太近。

他向他那位看信的朋友望望，又看了看桌子上的那堆书，眼中闪现出一种热烈的向往，就像一个挨饿的人看到食物后流露出的那种贪婪神色。他的双肩耸动一下，一个健步冲到桌前，满怀亲切感地翻开那些书，看看书名及作者，挑几段文字读一读，然后用他的眼神和手指抚摸着这些书。他认出一本他从前读过的书，其余的全是陌生的书名和作者，

他随手翻到一本史文朋^①的诗集，接着用心读了下去，他的脸熠熠生辉，一时不知置身何处。他曾两次合上书，看看作者的名字——史文朋！他会记着这个名字的，这家伙真有力，他肯定有五花八门的体验。谁是史文朋呢？像其他大多数诗人100年前已死了呢？还是仍活在世上继续写诗呢？他又看了看书名页，噢，他还写过别的书，明早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公共图书馆找些史文朋的书来看。接着他又忘我地读下去，没有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女子正走进来，直到听见阿瑟的讲话他才发现。

“罗丝，这位是伊登先生。”

他合上书，在他转身之前，就已为眼前浮现的一个崭新形象激动起来，这不是由那位姑娘而是由她哥哥的话所引起来的。在他粗犷的体魄下有一团颤抖的、极其敏感的神经，来自外部世界的哪怕是微弱因素的影响，都可以触动他的思想、知觉和情绪，使之像闪烁不定的火焰一样展现出来，他对自己接受的一切极其敏感。他丰富的想象力时刻不停而又紧张地在运转，竭力寻求各事物间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伊登先生”，这称呼就足以令他为之激动。过去，人们从来只叫他“伊登”或者“马丁·伊登”，简单地，只叫“马丁”，而现在有人称他“先生”，这真是非同寻常，他自己在心中这么默想。他的大脑好像立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照相机暗箱，在他的知觉中排列着无数与他生活有关的图片：有的站在炉膛前；有的站在甲板上；有的在野营；有的在河滩上；

① 史文朋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 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其作品以抒情见长，反对传统，热情奔放，深为青年人所喜爱。本书写于20世纪初，当时诗人尚未死去。他写了不少艳诗，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正人君子们”所不齿，甚至有人称他为兽欲主义者。故文中罗丝讲他的不少诗不该让人看。

还有监狱、酒窟、传染病院、贫民窟的街头，人们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对他不同的称呼勾起了他的联想，像有一根线似的把它们串在一起。

接着，他转过身，看到了那位姑娘。一见到她，他脑子里的各种幻觉顿时消失了，她是一位苍白、轻灵的姑娘，一头浓密的鬈发下蓝色的大眼睛闪亮有神。他欣赏不了她的穿着，只觉得她的裙子像她人一样美妙。他把她看作是开在一根纤细茎上的苍白的花朵。她是一位仙女，一位圣人，一位女神；如此清丽脱俗的美是人间所没有的。抑或书上写的是对的，在上层社会里，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女人，她着实可以被史文朋那家伙赞美一番，莫不是当他描写伊索尔特^①时心中就有一位与罗丝相像的女人。这一瞥所引起的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想法，顷刻间都涌上他的心头。她正朝他走来，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他看到她向他伸出手，双眼认真地望着他的双眼，她像男人一样坦率，真诚地与他握手，他从前所认识的女人是不这样和他握手的。过去他与各种各样的女人交往的联想似洪流般冲击着他的大脑，好像要淹没一切记忆，但是他把她们抛到一边，又定神看着罗丝。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女人，同那些他从前认识的女人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刹那间，那些他以前交结过的女人们好像都排列在他身边，凝固在一个永恒的瞬间，他仿佛置身于一个陈列人物的画廊，罗丝居于中心位置，在她的四周是各种各样的女人，假如以罗丝为轻重大小的标准，那些女人只值飞快的一瞥而已。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些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孩子

① 伊索尔特 (Iseult)：阿瑟王传奇中的人物，共有两个。此处指的是马克王的妻子，骑士特利斯特莱姆的情人。史文朋以伊索尔特的特利斯特莱姆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创作长诗《里昂奈斯的特利斯特莱姆》，于1882年出版。

们的憔悴、带有病态的面庞，还有那些市场街南面^①的只会痴笑、高声叫嚷的姑娘，那些牧场里的女人，和皮肤黝黑、吐着烟圈儿的墨西哥女人。接着这些形象又被冲去，依次出现了一些洋娃娃似的脚登木屐、走起路扭来扭去的日本女人，那些五官小巧、被打上堕落印记的欧亚混血儿，还有一些身材丰满、头戴花冠、肤色棕黑的南海^②娘们，所有这些又全被一些形状怪异、梦魇般可怕的女人遮没了——那是些在白教堂区^③的人行道上邋邋遢遢的婆娘，灌饱了廉价的杜松子酒的老娼妇，她们脏手脏脚，在可怕的女人形象的伪装下，折磨着水手、港口里的穷人和人间地狱里的渣滓们。

“请坐吧，伊登先生，”姑娘说道：“自从阿瑟告诉了我们，我一直盼望着与你见面，你真是勇敢……”

他挥挥手，表示那件事不屑一提，嘴里喃喃道那不算什么，他所做的不过是任何人都会做的。她注意到他挥动的手上有一些正在愈合的擦伤，再看看那只松松垮垮地垂着的手，也是一样，接着她敏锐的眼光很快地注意到他的脸颊上有一块伤痕，还有一条从前额的头发下露出来，另外一条一直延伸到他僵挺的颈下。看到他紫铜色的脖子被硬硬的领子擦出一道红印，她忍不住想笑。很明显，他不习惯穿有硬领的衣服，以她女性的眼光来看，他穿的衣服很廉价，而且样式也不美观，衣服肩部和袖口上的皱褶都显示出他强健的二头肌。

① 市场街南面：市场街（Market street）是旧金山市的主要街道，斜贯市区，把全市一分为二。北面是商业区，有大饭店，剧院等豪华娱乐场所；南面为工人、贫民窟所在地。

② 南海（South Seas）：原指南半球的海洋，这里特指赤道以南的南太平洋。

③ 白教堂区（Whitechapel）：位于伦敦东部的贫民区。

当他挥手并喃喃地说他根本没有做什么的时候，他听从她的吩咐，预备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羡慕地看着她从自然地坐下来，然后蹒跚地走向她对面的一张椅子，同时深深感到自己的一副笨拙相。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直到此刻，他才平生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举止的粗笨，这种念头以前从未钻进过他的大脑。他小心谨慎地坐在椅子边上，不知双手该怎么放。这双手放在哪儿他都觉得不顺眼。这时阿瑟正欲离开，马丁用恳切的眼光目送着他出去。单独一人与这位苍白的、精灵般的女人呆在同一个房间，他感到不知所措。没有酒保，不能叫酒，也没有小厮，可打发他送来一罐啤酒，以便以社交饮料开始友谊的交谈。

“你脖子上有一道伤痕，伊登先生，”小姐说道，“那是怎么回事？我想其中一定藏有一个冒险故事。”

“一个墨西哥人用刀刺的，小姐，”他润润干燥的嘴唇，清清喉咙回答道：“那不过是打了一架，我把他的刀夺掉了，他竟然还想咬我的鼻子。”

尽管他讲得轻描淡写，他的眼前好像闪现出那个炎热的、满天星斗的夜晚。那是在萨利那·克鲁兹^①，一片白色的沙滩，停泊在海港里的蔗糖船上灯火点点，远处喝醉了酒的水手的叫嚷声，相互推挤的码头工人，那墨西哥人的满脸怒容，星光下一双双恶狠狠露着凶光的眼睛，刀子扎进他脖子时的刺痛，还有进流不止的鲜血，四周拥挤观看的人群和叫喊声，两个身体，他的和墨西哥人的，紧紧扭在一起，在沙滩上滚来滚去，扬起一阵阵的飞沙，从远处传来的柔和的、叮叮咚咚的吉他声依稀可辨，那时就是这情景。现在一回想起来，他仍然感到激动万分。他想不知那位画家，就是

① 萨利那·克鲁兹 (Salina Cruz)：墨西哥东南部一海港，濒临太平洋。

画挂在墙上的那个帆船的人，能否也把这场面画下来。他想，白色的沙滩、闪烁的星星、蔗糖船上的点点灯火，看起来将会很棒的，在沙滩的中间是一圈围绕着两个打架的人的黑压压的旁观者，刀子在画面上应该占有很突出的位置，他觉得在星光下，刀子该会反射出一种光芒，不过，他没有把这些溢于言辞。

他是这样结束他的叙述：“他还想咬我的鼻子呢。”

“噢？”姑娘说道，这声音低弱而遥远，他注意到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惊讶的样子。

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那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脸窘得通红，他的脸火辣辣地烧着，好像正对着锅炉房里敞开的炉门。持刀格斗这种低级的事情怎么适合跟小姐细说呢？书上写的人们，她那个层次的人是不讲这类事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呢！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她用试探的口吻问他腮帮上的疤痕又是怎么回事儿。尽管他意识到她正努力使他谈论他所熟悉的话题，他却打定主意不再说下去了，要让她讲讲她所熟悉的事。

“这不过是一次事故，”他用手摸着脸颊说道：“那天晚上，没有风，可浪很大，很高，把主帆杆吊索都打断了，接着轱辘也掉了。吊索是用钢丝绕成的，它像蛇一样摇来荡去，值班的人都想抓住它，我冲上前去，给它甩了一下。”

“噢，”她会意地回应着，尽管她暗地里觉得他的话中有许多自己听不懂的地方，她不知道什么是“吊索”，也不知道“甩”是什么意思。

“那个叫作史威朋的人，”他探询着，开始执行他的计划，可是他把“i”读成了长音。

“谁？”

“史威朋，”他用错误的发言重复一遍，“那个诗人。”

“是史文朋。”她更正道。

“对，就是那家伙。”他结结巴巴地说，他的脸又火辣辣地发起烧来，“他死多久了？”

“噢，我还没听说他已死了。”她好奇地看着他，“你在哪儿认识他的？”

“我从未跟他见过面。”他回答道，“不过你进来之前，我在桌子上那些书中读了一些他的诗。你觉得他的诗怎么样？”

于是她就他提出的话题轻松畅快地谈了起来。他感觉舒服了一些，把身子往椅子里稍稍挪进一点，双手紧紧抓住了把手，好像椅子会随时从他身下溜掉，把他摔到地板上似的。他总算让她谈她自己熟悉的话题了，在她滔滔不绝地往下说时，他费力地想听懂她所说的话，一边为她漂亮的脑袋里竟装有这么多的东西感到惊奇，一边沉醉于观看她美丽苍白的面庞。他听得懂她的话，尽管她的嘴里不时流出来一些她极为熟悉而他却感到陌生的词，另外一些对他来讲也同样新鲜的评论词语和思维方法都使他大伤脑筋，不过它们却刺激着他的思想，使他兴奋。这就是有知识人的生活，他想，这就是美，温暖而美妙，他做梦也想不到竟会是这样。他忘记了一切，饥渴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她，这值得他为她而活，去努力赢得她，为她奋斗——是的，甚至为她去死。书上写得一点儿不错，世界上有这种女人，她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为他的想象插上了双翅。伟大而又辉煌的想象如一幅幅巨大的画面展现在他面前，那儿有一些隐约模糊的、浪漫传奇的伟大人物，也有他们为一个女人——一位苍白的女人，一朵金花一样的姑娘所做的英雄事迹。通过这摇晃不定、令人颤抖的幻想，好像注视着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一样，他紧紧地

盯着这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女人，她就端坐在那儿，海阔天空地谈论着文学和艺术。他一直用心听着，可是他紧紧盯着那姑娘，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动不动地盯着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一双眼睛里竟凝结闪耀着他本性里所具有的男子气质。尽管她对男人的世界知之甚少，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强烈地感受到他灼人的目光里强大的力量。从来不曾有男人这样注视她，这令她心慌意乱。她结结巴巴地停止了讲话。一时间，她不知自己在讲些什么。他使她害怕，同时又令她感到奇怪，觉得被这样注视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她的教养警告她：这样危险，不要做错，这一切微妙、神秘而又诱人；可是同时呢，她的本能却在她体内吹起号角，鼓励她跨过等级、身份、得失的区别去接纳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游子。这个粗野的小伙子，一双手布满伤痕。脖子上印有给他不习惯穿的亚麻领刚刚磨出一道红印，毋庸置疑，这个小伙子被粗俗的生活玷污了，变肮脏了。她是干净的，她干干净净的本性起了反感；可她是一个女人，她刚刚开始了解做女人的矛盾。

“我说的是——我说到哪儿了？”她突然停住，轻快地笑起来以掩饰自己的困窘。

“你说到史文朋这个人不能算是个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你说到这儿了，小姐。”他敏捷地回答道，心里觉得自己突然感到饥肠辘辘，并且一听到她的笑声，脊梁上就一阵一阵发痒，好像有许多虫子在上下来回爬动似的，痒得好舒服。这声音真像银铃声，他在心中默默地想道，像叮咛作响的银铃，刹那间他好像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儿，他坐在盛开着粉红色的樱花树下，吸着烟，聆听着塔顶上发出的呼唤脚穿草鞋的信徒前去朝拜的铃声。

“是的，谢谢你，”她接着说，“史文朋之所以失败，是

因为，归根结蒂一句话，他不够精美，他的许多诗简直念不出口，真正伟大的诗人的每一行诗句都充满至善至美的真理，呼唤着人类一切高尚和伟大的品质，真正伟大的诗没有一行可以删去的，删去一行，就会使这个世界蒙受损失。”

“我原想他是很了不起的，”他吞吞吐吐地说，“他的诗我读得不多，不知道他竟是这样一位——一位流氓，我猜他写的其他书也有这些毛病吧。”

“你刚才读的那本书里就有许多可以删去。”她认真地说道，脸上一副坚决而果断的神情。

“我一定是把它们漏掉了，”他说，“我读到的都是一些好的东西，这些诗句像点亮的灯闪闪发光，照到我的心坎里去了，把里面照得亮堂堂的，就像太阳或探照灯那样使我心明眼亮。这是我的感觉，不过我想我对诗是不怎么在行的，小姐。”

他无能为力地停下来。他感到很困惑，同时为不能充分表达自己而痛苦。在他所读的诗行里，他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光芒，可是他的表达不贴切。他无法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此刻，他感到自己像一个水手在黑漆漆的夜幕下、在一艘陌生的船上、在毫不熟悉的帆缆间摸索。算了吧，他决定，他一定要学会认识这个新世界。只要他下定决心做什么，还从来没有他做不到的，现在是他该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时候了，唯有这样，她才能理解他。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突出。

“再看看朗费罗^①——”她说道。

“噢，我读过他的东西，”为了向她显示自己学过的那么一点知识，他冲动地打断了她，他急于向她证明自己并不

① 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 美国诗人。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草包，“《生命礼赞》、《登峰造极》^①，还有……，我想就这些了。”

她点点头，笑了笑，不知怎的，他觉得她的笑里有一种宽容，充满同情的宽容，他那样卖弄玄虚，真是一个大笨蛋，朗费罗那家伙很可能还写过无数本诗呢。

“小姐，请原谅，我冒冒失失地打断了你，我想事实上是我不懂这些东西，它不是我的本行，不过我一定会把它变成我的本行。”

这声音好像是一种威胁。他的声音很坚决，双眼放射出光芒，脸上的线条变得严峻起来。她觉得他那整齐的牙床骨好像变了形，它的气势咄咄逼人，同时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强劲的男子气概冲击着她。

“我想你能把它变成——你的本行，”她笑着说道，“你非常坚强。”

她的目光在他肌肉发达的脖子上停留了片刻。这脖子粗壮，肉筋隆起，简直像公牛的一般，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向人展示出他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力量。尽管他坐在那儿，满脸涨得通红，看上去很谦卑，她却又一次感到自己被他所吸引，叫她吃惊的是，她脑子里闪现出一个荒唐的念头。她竟然想：倘若能把自己的双手放在他脖子上，他所有的力量和生气就会一下子全灌注到自己身上。这个念头让她吓坏了。这想法似乎暴露出她本性中做梦都想不到的堕落和劣根性。此外，在她看来，力量是一种粗俗、野蛮的东西。她理想中的男性美是一种纤弱的、文质彬彬的美。然而，她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念头。使她困惑不解的是，她竟然想用双手去

① 这两首短诗是朗费罗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前者歌颂人生，奉劝人要抓住生命，埋头苦干；后者歌颂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

摸摸他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脖子。事实上，她远不是那种身体健壮型的女人，她全身心所需要的正是力量。但是她对此却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从来还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影响着她。这个人讲起话来，那些不时出现的可怕的语法错误令她吃惊。

“对，我不是个病人，”他说，“当我真正穷得精光时，就是废铁我也能消化。不过，刚才我就得了消化不良症。你讲的大部分东西，我听不完全懂。要知道，我从来没受过那种训练。我喜欢读书和读诗，一有时间我就看书，读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讲的这些。所以我就讲不来。我好像是一个航海家在一片陌生的海域里飘荡，没有地图，也没有罗盘针。但现在我要弄清自己的方位。也许你能帮我纠正。你说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学到的呢？”

“靠上学呀，我想，还有阅读。”她回答道。

“我小的时候上过学。”他不以为然地说。

“是的，但我指的是高中、讲座之类的，还要上大学。”

“你上过大学？”他问道，满脸惊讶。他顿时感到她倏地离他更遥远，其间的距离至少有100万公里远了。

“我现在正在读，我读的是英语专科^①。”

他不知道“英语专科”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心里把这个不懂的词记了下来，于是接着问。

“我要学多久才能上大学呢？”他问道。

她笑笑，对他如此强烈的求知欲表示鼓励，说道：“这要看你已经读了多少书。你没有念过高中？当然没有啦，不过你读完初中了吧？”

① 英语专科：英语是英美人的语言，人们自然会讲英语，故马丁不明白为什么大学里会有专门研究英国语文的英语专科。

“我离校时，还差两年没念完，”他回答，“不过我读书时总是以好成绩升级的。”

一转眼，他就后悔了，气自己这么夸口。他双手发狠地抓住椅子的扶手，手指尖都弄痛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位妇女走进房间，他见那姑娘从椅子上起身，轻快地向来者走去，她们互相亲了一下，手臂相互挽着对方的腰部，一起向他走来。他想，这人准是她母亲。这是一位身材颀长的金发女人，苗条、美丽、仪态端庄。她的长裙和这房间一样的雍容华贵，非常般配。她衣服的优美线条让他喜欢。她和她的衣服让他想起舞台上的女人。他回想起自己曾见过衣着如此华贵的太太小姐们走进伦敦剧院，他当时正站在一旁观看，被警察推到了遮篷外的毛毛细雨里。接着一下子，他的念头又跳到了日本横滨的大饭店，在那儿他也是人行道上观看一些衣着华贵的妇人。那个城市和横滨港的各种景色立即浮现在他眼前。可是眼下有急事要做，他很快命令自己打散这些千变万化的记忆。他知道他应该站起来等着被介绍。他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立在那儿。膝盖处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双手软弱无力、滑稽可笑地垂在两侧，他的脸紧绷着，等待着即将来临的考验。